

《光合作用》

中文系三年級
靡安

台北難得的萬里晴空，艷陽透過雲層灑在靠着學校天台斑駁矮牆坐着的二人身上。剛好灑在那一身隨意、踢袖破洞牛仔褲白布鞋的大學生身上；也恰恰灑在那一身整齊、左心胸上繡着藍天之子的象徵的高中生身上。晚春初夏半暖的微風吹不走溫伯麟臉上的擔憂，也吹不掉陳天佑從高三以來就被課業逼出來的憂鬱。一朵本該燦爛盛放在青春如此珍貴時光的花，現在頹敗地任由那些將來也未必有用的理論公式掩蓋了他的絢麗。陳天佑常常疑惑，所追逐的夢想彼岸，到底是否正確方向。三年間被無間斷地施肥、強加所謂的養分，卻連一絲陽光都碰不到，他離枯萎真的不遠了。

可是，現在碰到了陽光又如何？

溫伯麟多次偷瞄旁邊精神散渙的陳天佑，他連鍾愛的氣泡飲料也喝不上幾口，就發呆遙望着那無垠的藍天，眼底盡是深深的無奈。什麼時候他們如此驕傲於藍天之子的美名，卻離自由的藍天越來越遠？然而那抹艷陽好像在嘲笑他的漫無目的一樣，刺眼又滾燙，害陳天佑努努嘴又低下頭來，沒氣沒力地拿過可樂喝了口，接着就是順着二氧化碳的一聲嘆氣。他不知道自己在追逐什麼，甚至連這個行為是否算得上「追逐」都不知道。他就像他大部份的同學，依着社會的常規，聯考推甄上大學，畫家夢早就蓋上棺本深埋地底。

眨着疲憊的雙眼，陳天佑放下紅罐，雙手抹着自己的臉，試圖讓自己清醒些。

「很累嗎？」溫伯麟前思後想一輪，終於打破沉默。

「廢話喔？」帶着自嘲的苦笑，陳天佑手肘撞了撞對方，輕輕呼出煩悶。像是下定什麼決心一樣，溫伯麟坐直了身軀。

「那靠着。」不容拒絕地，右手將那顆裝滿太多不由自主的頭顱壓到自己的肩膀上。

陳天佑枕上那瘦削，除了一閃而過的愕然，突然覺得有些緊張煩燥可以放掉。

單單是現在都有個人願意蹺課回來為的就是帶他逃出那考卷成績堆砌成的囚室，追到什麼、逐到何物，好像都不是該有的煩惱。

刺熱的太陽，不知道什麼時候變得這般和煦溫暖。溫伯麟不太自在地轉過頭佯作一派輕鬆自在看風景，揪着自己的衣領快速來回拉動着，涼卻自己在太陽下的越發滾燙，不忘暗暗維持着自己腰板的挺直。

陳天佑終於丟開所謂的責任感，放鬆自己一個上午，閉上了眼睛。

所追逐的未來始終未來，反正他與溫伯麟的追逐遊戲，他又近了些，總算追了上去吧？陳天佑泛起了難以察覺的笑容。既然都蹺課了，就好好來一下光合作用吧。